

基本館藏

103064



回忆鲁迅先生

李霁野著



新文艺出版社

22

6

191

18722

4016

K4

103064

回憶魯迅先生

李霁野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包含九篇文章，分別記述魯迅先生對他所領導的出版社，對和他接近的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的關懷備至、加意培養的經過情形，還有他在北京的生活情況，以及他和黑暗勢力的鬥爭經過。這許多史實，都是研究魯迅先生的珍貴資料。

回 憶 魯 迅 先 生

李 霽 野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

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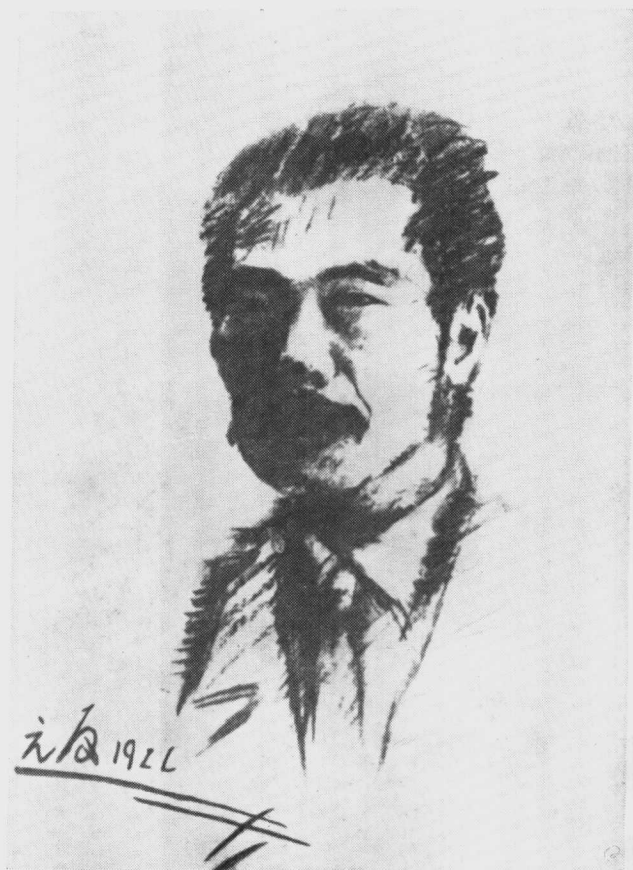
書 號 1152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1 7/8 插頁 8 字數 36,000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7) 0.32 元



2A1335/05

目 次

一	在北京时的魯迅先生	1
二	記“未名社”	11
三	魯迅先生和青年	18
四	三·一八慘案前后	28
五	民報副刊及其他	32
六	魯迅先生兩次回北京	36
七	魯迅先生的讀者	41
八	关于魯迅先生的日記和手迹	44
九	魯迅先生喜爱的几个詩人	48
十	魯迅先生的風度	50
	后 記	56

插 圖 目 次

魯迅先生画像 (一九二六年, 陶元慶画)	卷首
魯迅先生的故居 (大門) 同 (后院)	(在北京时)
未名社 (北京景山东街)	(記未名社)
未名社的廣告画 (王蓀士作)	(記未名社)
魯迅先生手迹 (致李霽野信)	(魯迅和青年)
西山療养院	(兩次回北京)
魯迅先生手迹 (为郁达夫寫的“答客誚”)	(兩次回北京)

在北京时的魯迅先生

一九二四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一位熟朋友領我到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条二十一號。這就是魯迅先生的住處。在門外可以看到高聳的白塔，走不遠并可看到古老的城垣，使人覺得這地方特別清幽。一叩門，我們便被讓進去，因為來訪是事先約定的。不大的四合院里種着幾棵小小的樹，一點聲音沒有，靜寂得有如古寺。上邊居中的一間屋分成兩段，外間生着爐火，我們走進靠里的一間小屋。一位留着短短的鬚鬚，上身穿着灰色毛絨衣，褲腳仿佛還扎着腿帶的人從書桌跟前站起來。不用介紹，從額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，我便知道這就是我所景仰的魯迅先生了。

我們所進的那一間以後被叫作“老虎尾巴”的小屋，真可以說是“斗室”。後牆上部全是玻璃窗，既可看到大片碧藍的天空，又可以射進充足的陽光，所以房間雖小，並不給人悶促的感覺。窗外是一個小小的院落，有一口井和幾棵稀疏的小樹。窗下是一張木板床，雖然不寬，却幾乎占去了屋裡四分之一的地方。很朴素的布被。我就被讓坐在这張床上。右手是一張茶几，兩張木椅。左手便是先生著作的書桌，先生就繞過藤椅，在書桌跟前坐下來。

我在阜陽第三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，從新青年最初讀到魯迅先生的文章。我記得每月我們都十分殷切的期待着新青

年寄到，先生的文章是主要的吸引力。从这时起，我就有想見先生的念头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。一九二三年我到北京讀書時，魯迅先生的文學活動正蓬蓬勃勃，我更願瞻仰先生的丰采。這是很自然的。魯迅先生的文章表現着鮮明的人格，讀時使人覺得親切得很，仿佛作者不僅是一個可以教導自己的良師，也可以成為推誠相見的益友。

不過我是從閉塞的鄉間初來的人，深怕一種叫作“架子”的怪物，聽說城里人多半都有這樣一條守門狗，我想魯迅先生大概也是不能例外的了。因而我想見先生的心倒逐漸冷卻一些了。

魯迅先生這時期除在教育部工作外，還教一點書。我的一个小學同學張目寒就是他在世界語專科學校所教的一個學生。他說，魯迅先生並不是一個凜然可畏的人物，却頗喜歡和青年人談天說笑。他在課堂上談笑風生，很受青年學生們的歡迎。他常向我那位同學說到太少見青年人的譯作。

受到索園的鼓勵和幫助，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譯完了俄國安特列夫的往星中。目寒要把譯稿送給魯迅先生看看。我很高興，因為我很喜歡魯迅先生所譯的安特列夫的短篇小說，特別是黯淡的烟霧里，很樂意得到他的指教。我也很躊躇，因為拿這樣不成熟的譯稿去浪費魯迅先生的寶貴時間，不免太冒昧。可是目寒說，魯迅先生會高興看到青年人譯作的，我也就讓他拿去了。我想這譯稿不進紙簍，也得放在那裡吃一兩年塵土罷。魯迅先生對青年的熱忱，我只間接的聽到一些，並沒有親身的體會。

過不久，目寒便告訴我說，魯迅先生不僅把譯稿看過，並

且記出一些有待商酌的地方，等有机会和我面談一下了。這真是意外的喜悅！這就是我首次往訪魯迅先生的緣由。

先生的臥室兼工作室的陳設，先生所蓋的被和所穿的衣服，都有一種農村的朴素風味，都異常整潔。這裡有親切的家常氣氛，我一點不覺得拘束。談話毫無虛套，不一會我就覺得和我對談的是一個直直爽爽、誠誠懇懇的人，絕不是有絲毫架子的作家。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所經歷的人生經驗是何等豐富深刻，從他談話時的兩眼可以看出他的觀察是何等周密和銳敏。聽到不以為然的事情時，他的眉頭一皺，從這你不難看出他能感到怎樣的悲憤。笑話是常有的，但卻不是令人笑笑開心的笑話，那裡面總隱藏着嚴肅和諷刺。他的談鋒和筆鋒一樣，隨時有一針見血的地方，使聽者覺得這是痛快不過的談吐。而最重要的是，無論在什麼場合，你都時時刻刻可以感覺到一顆赤子的心。這是魯迅先生所給我的最初的印象，在以後的接談中，除了他有時偏于悒郁，有時偏于愉快外，我覺得沒有什麼大改變。

魯迅先生是不斷吸煙的，所以小屋里早就充滿了濃馥的煙了。看出我是怕煙的，他便笑着說，這不免太受委屈，隨即就要去開窗子。我說不怕的，也就趁談話告一段落，起來告辭，因為怕久坐耽擱他的工作。他說，既不怕，那就無妨再坐一時了。所以第一次的訪問經過的時間頗長久，送我們走時他還叮囑常去談天。

和他談天是一種愉快的經驗，我們看着他的心和機智自然的活動，比讀文章更多一種親切感；所以這以後，我們兩三個熟朋友總隔幾天就去訪他一次。先生是健談的，往往一談

几点钟毫無倦容，我們也不到夜深不願走。我們知道他的寫作都在夜晚，有时我們稍談些时便勉強要告辭，但是他說他唯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談談天，我們若有閒暇，在他是并無妨礙的。我們自然乐于再坐下去。先生是愛吃糖食和小花生的，也常用這些來款客。有一回隨吃隨添了多次，他的談興還正濃，我料想兩種所存的不多，便笑着說，吃完就走。他說，好的，便隨手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大糖盒。這以後，有一回打開盛小花生的鐵盒時，里面適逢空無所有，他笑着說，這次只好權演一回空城計了。

多次往訪的談話內容，現在自然無從一一記起了。談話的範圍是很廣泛的，涉及人生、社會、文學、藝術、當時的人物事件和我們的學習和工作。因為我們幾個朋友當時是喜愛文學的青年學生，他曾諄諄的教導我們，讀書的範圍要比較廣，不應該只限于文藝作品，哲學、心理學、社會科學的書籍也要選讀，使自己有比較豐富的常識。我對他說，我在中學喜歡過植物學，在大學一年級覺得生物學給我开辟了一個新的天地。魯迅先生贊成學習自然科學，以為可以培養觀察力。他以為學醫學對於他有益無損。

魯迅先生多次談到過讀書問題。他很強調的說，多讀文學大師的作品，是每個作家必備的修養條件。他說，這可以使作家眼界廣，在選材、塑造人物、文學形式等等方面得到有益的啟發。但是，創作往往容易受到所讀作品過多的影響和拘限，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應當注意的。就我所寫的少數短篇小說，尤其是微笑的臉面，他就會指出，安特列夫對我的影響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壞的一面。他說這會鑽進牛角尖，最危險不

过。他对索園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因此很惋惜他受了梭罗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响。

鲁迅先生在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过程中，虽然并不是没有过彷徨和绝望的短暂时期，但他的精神是始终蓬勃充沛，斗争的意志是始终坚决不移的。他始终憎恶读后使人意志消沉的作品。这样意思的话，他向我们说过多次。他很早就劝我们读高尔基，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，他还说到高尔基的作品未能好好译出来是很可惜的事。他说他自己从亲身的经验，觉得读中國古典作品，容易心情消沉，因此劝我们先少读中國旧书，或竟完全不读。他在文章中也说过这样的话。

鲁迅先生是不是以虚無主义的态度，轻视并否定祖國的文学遺產呢？当然不是。他是最能欣赏珍惜祖國优秀傳統的人，他不僅在小說方面作过独到的研究，在其他許多方面也都有非常淵博的知識。他用很大的工力校勘嵇康集，晚年听说有一种未曾见过的刊本，他还設法借來校閱。在对待祖國文化遺產上，鲁迅先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楷模。

鲁迅先生劝我們和其他青年少讀或竟不讀中國書，和他珍愛祖國文化遺產的精神是一致的，和他愛護青年的苦心分不开的。他的劝告是針對着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來的，了解这些情况，我們就可以更好的体会他的苦心孤憤。

胡適別有用心，挂出整理國故的幌子之后，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鑽進故紙堆里去。胡適的反动政治活动又把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引入了歧途。鲁迅先生在談話中表示过很大的悲憤。吶喊初版是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，鲁迅先生对新潮社是怀过希望的。可是新潮社的成員康白情、罗家倫、傅斯年等都很快

的走上了墮落反動的道路。有的成員，在魯迅先生看來，也走進了“國故”的死角。魯迅先生向青年們提出勸告的心情和用意，我們是不難想像的。

魯迅先生是意志剛強、熱情蓬勃的人，在舊社會里他不可能不受到許多精神的創傷，不經歷許多精神的痛苦。他在吶喊自序中所敘述的鈔古碑時的悲苦寂寞心情，是我們可以了解的。在一九二七年以前，他雖然還沒有將這種心情好好分析，但遇到有這種類似特徵的青年，他的感覺就特別銳敏，他的關懷也就特別親切。他在紀念素園的文章中說，未名社的幾個人笑影少，這是真實的情形。沉鐘社的楊晦、馮至、陳翔鶴、陳煒謨，他都常提到，很歡喜他們對文學的切實認真的態度。不過他也覺得他們被悵郁沉悶的氣氛所籠罩。魯迅先生對我們的勸告，和這些情況有密切的關係。

魯迅先生也多方面積極的鼓勵我們，不使我們陷入消沉悲觀的陷阱。他的百煉成鋼的性格就是教育我們的很好榜樣。他從親身體會並根據具體情況，對中國古籍中的消極因素加以徹底的批判，是完全正確的。他苦口婆心勸我們少讀或竟不讀古籍，因為他不止一次說過，他自己讀時就常有沉下去，沉下去的感覺。他重複說“沉下去”的神氣，我尚未完全忘卻。那對我們毫無素養的青年來說，豈不是更危險嗎？我從自己的經驗肯定：對於青年讀者和研究介紹文化遺產的人，魯迅先生的勸告都是很有益處的。

我們現在的工作條件，比當時（一九二四——二六）有利得多了。我們有毛澤東文藝思想作領導，有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的便利。可是，我們研究介紹文化遺產的工作，

还不能說已經作得很好了。庸俗社会学的解釋，公式化的作品分析，实际上是“沉下去”的一种表現形式。不过犯的人沒有魯迅先生那样的感觉覺出來，或沒有那样勇气說出來就是了。魯迅先生知道这个工作是艰巨的，不能輕率从事，所以他是真正珍愛祖國文化遺產的。他在当时还未明确認識到需要什么武器來作这个工作，尤其为青年担心，現在看來絕不是杞憂。从他自己以后所念念不忘的中國文学史工作，和他对两个研究中國文学的朋友的指導和鼓励，我們知道他絕不是要人因噎廢食。正相反，在他學習并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义之后，他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二年回到北京的时候，他都談到要試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來完成中國文学史的工作。只是因为更緊急的战斗任务，他沒有实现他的志願。

我們談到过寫作問題，他說过他作小說的經驗，和他以后在文章里所寫的差不多。他說，偶然有一点想头时，便先零碎的記下來，遇到或想到可寫的人物特性时，也是如此。这样零碎的記錄在心里慢慢融化，覺得人物有了生命，这才將段片的湊成整篇的东西。全篇寫就以后，才細看什么地方要增刪。最后还注意字句的自然韵調，有讀起來覺得不合適的字眼，再加以更換。他又說，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兩样东西，一是恋爱，一是自然；在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，他不欢喜大段的描寫，总是拖出月亮來用一用罢了。

魯迅先生有时也談到別人对他的批評。他不欢喜不中肯的贊譽，也不重視不相干的指責。真能了解他的作品的文章，使他感到喜悅，仿佛是遇到了知己。誤解了他的精神的評語，往往使他嘆息。我記得他說孙福熙关于示众的短文，寫得是

中肯的。張定璜說他的特色“第一个是冷靜，第二个是冷靜，第三个还是冷靜，”他提起來就搖頭。瞿秋白的評論他認為最出色，是真正了解了他的。素園對阿Q正傳推崇備至，常常給我們朗誦，說它融化了果戈理的精神，而具有特殊的風格。魯迅先生去西山療養院訪他時，素園曾談到吶喊和彷徨，認為後者在藝術上更為成熟，而不如吶喊受人歡迎，或者是因為更為嚴肅、更多憂郁成分的緣故。魯迅先生是同意他的意見的。

對於“正人君子”之流的論敵，他是毫不妥協的。記得他常說，一見虛偽、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嘔的世態時，心裡的悲憤便覺得非吐不快。有些個人代表或一種世態，罵他並不出於私怨，只是借此批一批社會的嘴巴罷了。社會是冥頑的，先生常嘆息着說。從這樣談話中可以親切的覺到一顆赤熱的心。而有些論客偏偏說他刻薄冷酷，魯迅先生覺得這是對他最大的歪曲。

一九二六年陳源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一封公開信致志摩，除捏造事實攻擊魯迅先生外，並說他的“中國小說史略，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‘小說’一部分。”在這以前，陳源也在閒話里暗暗影射這本書是“整大本的剽竊”。當時許多讀者不明真相，都急於要看魯迅先生對於陳源加給他的罪狀怎樣辯解。我們幾個朋友去訪問魯迅先生，他的精神非常輕鬆愉快，將答辯文章的主要內容隨談隨笑告訴我們了。他說原想將鹽谷溫這部分書翻譯出來，讓讀者們去客觀的明了真相；可是覺得不值當費這樣多精力，作罷了。他說陳源冒充學貫中西的教授，而先在閒話里關於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開了笑話，又對四書合成的時代信口胡說，是經不起

一战的論敵。魯迅先生筆戰向無敵手，我們也問過他是怎樣進行戰鬥的。他說要掘好防衛的戰壕，經過周密的思考，击中敵人的要害。這篇駁斥的文章題為不是信，在語絲上發表。語絲未到时發售處就擠滿了人，語絲一到就搶購完了。

每次和先生談話，我都覺得爽快，仿佛給清晨的涼風吹拂了一樣。深夜走出先生的住處時，那偏僻的小巷里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，他總望我們走遠了才進去。北京的冬夜有時是極可愛的，在那靜寂的街道上步行着，先生的聲音和容貌還縈繞在腦際，這珍貴的記憶是永遠不會磨滅的！

我第一次在那里見到先生的小屋，不僅在整潔朴素上表現着先生的生活風度，有兩件陳設也可以稍見先生的精神特征。靠着他的書桌的牆上挂着一張日本人的相片，我最初就注意到了，但較熟以後才問起是誰。魯迅先生說，這是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教他骨學、血管學、神經學的老師，并談了談他教學和自己學醫的情況。這就是藤野嚴九郎。魯迅先生在朝華夕拾里說：“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”又說：“每當夜間疲倦，正想偷懶時，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，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，而且增加勇氣了，於是點上一枝煙，再繼續寫些為‘正人君子’所深惡痛疾的文字。”藤野從頭到尾細改魯迅先生的听课筆記，連文法的錯誤也一一訂正。這種嚴肅認真的態度也正是魯迅先生的作風。

小屋左手的格扇牆上有一副小小的對聯，是魯迅先生集離騷句，請喬大壯先生書寫的：

“望崦嵫而勿迫，

恐鶉鴒之先鳴。’

先生一生的讀書、工作和鬥爭，豈不都充分表現着這種精神嗎？

一九五六年三月改寫

記“未名社”

魯迅先生的彷徨，是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五兩年所寫的十一篇小說的結集。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夜，他在贈送友人的彷徨上題了這樣一首詩：

寂寞新文苑，
平安舊戰場，
兩間余一卒，
荷戟獨彷徨。

這詩很可以表示魯迅先生寫作彷徨時的心情。因為一九二一年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，“五四”時期已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明確的走進了無產階級的陣營，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們卻發生了動搖，原來團結在新青年周圍的人就起了分化。魯迅先生對於脫離陣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始覺得不滿。

這時期魯迅先生除了在教育部作事之外，還在北京大學教中國小說史，並在世界語專科學校兼點課。他和學生談話時，常說到從事文學譯作的青年人太少了。魯迅先生是一向注意培養青年人的，總隨時注意發現新人。

以上兩種情況是未名社成立的基本原因。

我的小學同學韋素園，是早期去蘇聯學習的人之一，受他的影響，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翻譯了俄國作家安特列夫的劇